



“十七年文学” (1949-1966) 的身体阐释

Body Expatiation on Seventeen Years
(1949-1966) Literature

李 蓉 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十七年文学” (1949-1966) 的身体阐释

Body Expatiation on Seventeen Years
(1949-1966) Literature

李 蓉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冯 瑶

装帧设计:毛 淳 徐 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七年文学”(1949~1966)的身体阐释/李蓉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6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01-013498-7

I. ①十… II. ①李…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86303 号

“十七年文学”(1949—1966)的身体阐释

SHIQINIAN WENXUE(1949—1966) DE SHENTI CHANSHI

李 蓉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8.25

字数:280 千字

ISBN 978-7-01-013498-7 定价:4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本书还得到了下列资助和立项：

中国博士后基金课题(编号 20070420618)“中国当代文学身体问题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课题一般项目(编号 09YJA751081)“十七年文学
(1949-1966)的身体学阐释”

序

李蓉博士后出站报告《“十七年文学”(1949—1966)的身体阐释》终于要出版了,作为她博后期间的指导老师,我自然十分欣慰。2009年博后出站至今五年了,她孜孜矻矻,反复打磨,实在辛苦。书的出版,至少可以让她卸下重担,稍微轻松一点。

她博士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06),师从学界前辈、已故著名现代文学史家黄曼君教授,博士论文《中国现代文学的身体阐释》颇受答辩委员会和匿名评阅人首肯,评为湖北省优秀博士论文,很快又列入“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9)。

2007年—2009年,她以浙江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身份进入复旦博后流动站,进站计划书就是这部洋洋二十余万字的著作的雏形。当时她用“十七年文学的身体阐释”作为博后研究课题,是博士论文的自然延续,她本人也确实有兴趣、有信心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继续往前推进,顺理成章,我没有理由不赞成。

名义上我是指导教师,对她的研究领域也偶有接触,但整体情况并不熟悉,只好遵从“教学相长”的古训,跟她相约一同探索。但很快发现,在这个新领域,真正辛勤探索并勇猛精进的只有她,我对“十七年”始终提不起兴趣,又不断有别的事打岔,无法专门就这个课题与她时相切磋。平时见面,仅就文学研究的一般性问题做汗漫谈,自然帮助不大。2008年夏,正当她出站报告进入攻坚阶段时,我又被派往澳洲任悉尼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所谓指导,只能通过电邮约略讨论而已。这部著作完全由她独立完成,忝为导师,实感惭愧,但也因此更加认识到她的锲而不舍的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惭愧之余,又替她感到高兴。

锲而不舍,是李蓉作为学者最值得骄傲的品格。对“十七年文学”,她一开始也并不怎么熟悉,但既然完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身体阐释”,接下来必然就要转入“十七年文学”的身体研究,我推想,以她荆楚苗裔的倔强,这简直就是一个不容商量的决定。她几乎是逼着自己一头扎进这个领域,一本接一本地啃完了“十七年文学”几乎所有代表性小说,渐渐由陌生转为熟悉,取得了发言权。尤其进入论文写作阶段,她已经不以为苦,反以为乐,因为凭着研究现代文学身体描写时积累的文本细读的功夫和独立的学术判断,她很快就在“十七年文学”中发现许多令她激动不已的新问题,她不仅看到“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文学宏观和微观的断裂与延续,也看到“十七年”中国作家如何在所谓“一体化”政治意识形态绝对主导的被动写作中,自觉不自觉地借助身体这个奇妙通道,传达了和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构成“悖论”式纠缠、本身又饶具文学性和审美价值的身体描写的内容和手法。

谓予不信,读者尽可以细读本书,看她如何扣紧“十七年文学”身体写作的与政治意识形态话语规范的“悖论”,深入剖析“阶级分类下的身体形象谱系”,不厌其烦地研究敌我双方、先进与落后两类人物在《艳阳天》等作品中程式化脸谱化的身体呈现与不时发生的有趣错位。她所研究的“悖论”自然远不止于此。“战争文化下的身体书写类型”一节,她分析《林海雪原》等小说“崇高身体”和“浪漫身体”如何不自觉地继承中国传统“面相学”和《水浒传》等经典作品的身体描写,令我拍案叫绝。她从“前苏联文学”谈到“毛话语”的暴力因素,下贯到《李家庄的变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红日》、《保卫延安》、《红旗谱》、《苦菜花》,让我着实领略了“十七年文学”的革命与暴力真是渊源有自、流传有序。她关于“日常身体”的调查与分析,尤其见出文本细读的功夫。“十七年文学”一般说来都是“反日常”、“非日常”的,但恰恰在这种“反日常”、“非日常”的革命叙事中,有“日常身体”的顽强呈现,有不同人物对“物质”的不同兴趣的奇妙转换,有对于“谁生病”、“谁不生病”的体制性安排和偶尔的错乱,有几乎无处不在的包含大量身体语言的民间“诙谐”。在“情爱身体”一章,她分析“十七年文学”通常借助“意外事故”打破僵局,让男女主人公获得身体接触和心理沟通的机会,以至于成为读者和作者之间一种心照不宣的交往模式,尤其令我

击节称赏。她描述《青春之歌》“三男塑造一女”的全过程,指出林道静的“身体—主体”如何在于永泽的无可厚非的单恋中缺失,在和卢嘉川相爱中积极参与并达到巅峰,在与江华的看似水到渠成的结合中其实已经破裂为二,可谓心细如发,精准到位。有了李蓉对《青春之歌》从身体角度的这种解读,现代文学中以蒋光慈为代表的“革命+恋爱”如何潜隐于“十七年文学”并发生种种变相,就相当清楚了。另外她对1956—1957年政治松动期涌现的刘绍棠《田野落霞》和康濯《水滴石穿》中“情爱身体”和“日常身体”在僵硬单调的政治话语中载沉载浮的分析,她对赵树理、孙犁身体描写更加详尽的个案研究,也相当用心,但我如果一一转述,恐怕嚼饭与人,徒增呕秽,读者不妨自己欣赏,一探究竟。

所有这些“发现”,都是李蓉“锲而不舍”的学术研究精神瓜熟蒂落的收获。也正因为有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同时造就了李蓉在学术上独立思考、独具我见的品格。

我不太熟悉“十七年文学”,但约略知道,经过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学者筚路蓝缕的开创性探索,尤其90年代以来更多学者积极参与之后,早已蔚为大国,成为“现当代文学研究”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毋庸讳言,研究这个特殊历史阶段(包括“文革”)的“文学”,海内外学者始终难以摆脱一种尴尬,即如何在客观冷静的历史研究和动情易感的文学研究之间取得一种平衡,获得一种贯通。许多学者研究“十七年文学”,并非欣赏趣味的吸引,而是出于文化政治和社会历史的责任与使命,后者逼迫他们不得不耐着性子,用福柯式的“冷酷的理智”在大多数当代读者不感兴趣甚至早已忘怀的故纸堆里做“知识考古”,而另一些在“十七年”度过青春岁月的学者又忍不住“怀旧”、“念旧”、“恋旧”,主观上赋予这些“故纸堆”以种种文学性和审美价值。这两种研究,都不能令人心悦诚服。

或许有鉴于此,亦或许自己的研究到了一定境界而福至心灵,李蓉对“十七年文学”研究直接“拿来”尼采、梅洛·庞蒂、苏珊·桑塔格、德勒兹尤其是福柯的理论而不能很好地结合文本细读所产生的弊端深有体会。为了完成这个课题的研究,他不仅遍读上述西方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大家的许多论著,还几乎无有遗漏地参考了海内外相邻领域大量研究成果。

我们可以中看到,她不仅旁征博引尼采、梅洛·庞蒂、福柯、苏珊·桑塔格、德勒兹的论述,也广泛采纳海内外华人学者的研究成果,如台湾的杨儒宾、黄俊杰、黄金麟,美国的李欧梵、王德威、刘禾、周蕾、唐小兵、孟悦、安敏成,国内的杨念群、周与沉、张再林、陈建华、黄子平、南帆、汪民安、戴锦华、蔡翔、谢有顺、葛红兵、陶东风,以及她的更亲近的同行和同辈学者黄晓华、李自芬、孟岗、李俏梅、郭冰茹、张桃洲、余岱宗、李遇春的研究成果,更不用说在“十七年文学”中耕耘最早、斩获最多的洪子诚、陈思和、李扬、旷新年、韩毓海、丁帆、董之林、吴秀明、席扬等专家学者的论述。她这样做,不仅考虑到要遵循必要的学术规范,也不仅希望藉此取得陈寅恪先生所谓在学术上“预流”的资格,而主要想根据自己的实际研究所得,与他们展开对话,印证她所参考的理论与所关注的同行研究。因为迎难而上,出色完成了上述必要的学术操作,她的“十七年文学”的身体研究才显得厚积薄发,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三篇“绪论”性文章之后,接下来围绕文本细读展开的论述,完全说自己的话,取得了饱含着个人实际阅读经验的属于自己的学术语言。这是我读她的书,感到最有兴味的一点。

李蓉提出了当代文学史的关键问题,也许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一个至今尚未解释清楚的“悬念”:脱离“五四”个人主义、人道主义、自由主义思潮之后,“十七年”那些真诚地加入“一体化”政治话语主导的“反身体”、“非身体”写作狂潮的作家之群,为什么仍然会如此频繁地涉及国人的身体,仍然把身体当做文学感知的重要通道,以至于和主导的意识形态话语形成谜一样的“悖论”?

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经典作家也关注到身体(比如托尔斯泰总是强调安娜·卡列尼娜身体丰满但步履轻盈,直到安娜的精神世界完全崩溃时,老托尔斯泰才无可奈何地有写到她的步伐紊乱,这是多么精准的“身体描写”!),但饶是如此,“心灵辩证法”无疑仍然是托尔斯泰更加关注的人类生活的隐秘,适当的身体描写只不过是他在展开“心灵辩证法”时题中应有之义而已,正如“五四”以后的鲁迅虽然在小说和杂文中广泛论及中国人身体的各种呈现方式,经常写到中国人身体的各项器官和各种疾病,甚至将自己的写作比做“抉心自食”,“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

意”，还说自己的翻译是从西方盗得火来“煮自己的肉”，但根本上还是为了“鉴别灵魂”，写出国人之“心”。身体在托尔斯泰、鲁迅及其同时代作者笔下不是什么禁忌，但他们的身体描写，一不像“十七年”作家那样兴味盎然，二不像“十七年”作家那样与所秉持的思想意识形成并非“压迫/反抗”关系的“悖论”。

为什么会这样？“十七年文学”那种似乎压抑不住的身体描写的兴趣究竟来自何处？李蓉的解释，一是古典文学（如《水浒传》和古代文人“工愁善病”的积习）的巨大文化潜意识有以致之，一是现代文学（鲁迅、茅盾、蒋光慈和跨越现、当代的丁玲、孙犁、周立波、赵树理等）所造成的身体写作的巨大惯性的作用，包括毛泽东所提倡的民间文学“喜闻乐见”“诙谐”、“狂欢”因素（巴赫金）的焕发——这无疑高屋建瓴，值得学界进一步讨论。我想更进一解：如此看重身体，与“五四”新文学艰难建构的精神性话语的阙失是否有关？有了精神的自由，和对精神的关注，身体描写的兴趣就不会那么浓厚，托尔斯泰、鲁迅便是著例。反之，没有精神自由，缺乏对“主观内面生活”的关切，则无论在意识形态话语主导的“非/反身体”时代，还是在政治意识形态松弛的“身体泛滥”时代，身体写作都会是驾轻就熟的必然选择，它并非权利话语缝隙露出的亮光，偷吃禁果式的高潮迭起，而是和“非/反精神”的权利话语自始就结下不解之缘的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权利最喜欢施之于肉身，那里有权利话语的运作，那里就有身体的各种形态的登场。不是前者禁绝后者，压迫后者，而是前者始终把玩后者、引逗后者，后者不得不以一类类似受虐狂的心态任由前者把玩，逗引，不以为苦，反以为乐。

正是在这意义上，我觉得李蓉的“结语”要言不烦，引人深思：

无论我们把“身体”看作被权力驯服的客体，还是把身体看作是具有反抗性的主体，都包含着一种与“十七年”文学的现实政治环境相一致的话语表达方式，因为即使我们认为被压抑的“身体”具备了某种主体性，但就其思维模式来说，仍然没有脱政治与文学“二元”的窠臼——与其把因为特殊时代语境造成的作家对“身体”的表达看作一种对政治暴力的反抗（这是就写作效果来说的），不如把它看作审美和政治对作家创作的双重感召，因为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仍然对

国家、对党怀着一种单纯的信仰和崇高的热情,作家创作的初衷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非为了反抗,而是为了在表达政治的同时也表达审美。

既是“双重感召”,是“与‘十七年’文学的现实政治环境相一致的话语表达方式”,那么接下来的一段话,就是点睛之笔了:

“身体”是否获得解放和文学创作的水平高低之间并非是一种必然的对应关系,即不是对“身体”的书写获得了一定自由,文学创作对人的描写就会深刻、也更具有审美性,反之亦然。

我作为外行,不该乱发议论,但不知不觉还是说了许多。这主要因为李蓉的书确实引人入胜,相信读者认真读后,也会和我一样,产生与作者对话的冲动。

是为序。

郜元宝

2014年5月2日

目 录

序.....	1
绪 论.....	1
第一章 “身体”的阶级规范和话语想象	32
一、阶级分类下的身体形象谱系	32
二、战争文化下的身体书写类型	45
三、“十七年”文学中的革命与暴力.....	55
第二章 “日常身体”的现实、审美和政治	64
一、“日常身体”的政治及其悖论.....	64
二、围绕物质的自利与反抗.....	78
三、政治时代的疾病书写及其隐喻	99
四、民间情趣和身体语言	106
第三章 “情爱身体”表达的限度和自由	114
一、革命叙事中的情爱:被规范的“感性本能”	114
二、“情爱身体”的间接呈现	126
三、阶级对垒中的“身体”越界	137
四、“身体—主体”视角下的《青春之歌》	147
第四章 政治气候变换中的“身体”沉浮	164
一、“小资”的身体改造及其释放	164

“十七年文学”(1949—1966)的身体阐释

二、“十七年”文学政治松动间隙的身体呈现及其问题	177
三、《水滴石穿》:多重权力争夺下的“身体”	183
第五章 “十七年”文学中的性别与身体	190
一、“十七年”文学中的跨性别写作现象	191
二、“十七年”文学中的性别、阶级与身体享乐	205
第六章 “小说身体”:作家创作个案研究	217
一、“小说身体”的另一种“现代”:赵树理小说的人物写法	217
二、孙犁小说的“传统身心观”及其现代转换	235
结 语 “身体”:审美和政治的双重感召	254
附:“十七年”小说再版中的“身体”删改现象对读举例	257
参考文献	264
后 记	274

绪 论

一、研究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1. “身体”研究的兴起和现当代文学身体研究现状

首先要说明的是,本论题的关键词“身体”是哲学、美学、文学意义上的“身体”,而非仅生理意义上的“身体”。人文社会学科所研究“身体”从来都是肉体和精神、个人和社会的混合物,尽管“身体”的肉体性和个人性永远是基础和前提。具体地说,本课题中的“身体”的体现形态既包含身体的日常形态、行为和感受,如性、疾病、暴力等,也包括由“身体”所伸展出的欲望、知觉、感受、体验等个人经验因素,因此,这里的“身体”既是有形的、实在的概念,也是无形的、抽象的概念。

在国内,尽管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当代女性文学中的“身体写作”的出现,也产生了一定的身体研究的热度,但从研究范围和研究深度来说都不能和今天的身体研究相提并论。大陆人文社科领域的身体研究热潮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逐渐发展形成的,它首先要归功于国内对西方身体研究的译介工作。一些西方身体社会学的著作的翻译也得到了出版界的重视,如春风文艺出版社在 2000 年翻译出版了多种在西方有一定影响的身体研究著作:《身体与社会》、《身体意向》、《身体与性属》、《身体史话》、《身体思想》、《身体与情感》等。^① 2002 年,华龄出版社又推出“生理人文系列图

^① 部分论著及论文的具体出版和发表情况见参考文献。

书”,其中包括《接吻的历史》、《乳房的历史》等西方译作。这些书籍的引进对大陆身体研究的热潮的形成具有较为重要的鼓动和引导作用。

身体研究近些年在国内的人文社会领域逐渐展开,哲学、历史、人类性和社会学等各个学科都形成了身体研究的热潮。国内各个学科的身体研究与西方身体哲学的影响直接相关,对中国学术产生较大影响的主要是尼采、梅洛-庞蒂、福柯等人的思想,特别是福柯的理论,其影响和应用尤为突出。国内不仅对他们的著作有较多的翻译,同时,还有一批致力于西方身体哲学研究的学者,如张尧均、杨大春、彭富春、郑震、王晓华、汪民安等,他们的研究涉及西方一些重要的哲学家如尼采、福柯、梅洛-庞蒂、德勒兹等,尤其是汪民安对西方的身体哲学、身体文化所做的大量梳理、介绍和阐释的工作不可忽视,他的主要兴趣点是西方后现代身体哲学和文化思想,包括尼采、罗兰·巴特、福柯、德勒兹等人的哲学思想,他主编有两本论文集《身体的文化政治学》和《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与陈永国合编),前者的主要议题是中国语境下的身体政治,涉及政治、历史、文化、文学等多个领域,后者主要是汇集了一些西方学者新近身体研究的成果。他还著有《福柯的界限》、《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尼采与身体》等与“身体”相关的著作。

在古代身体哲学研究方面,受台湾学术成果的启发和影响,周与沉的专著《身体:思想与修行》对中国古代经典中的身体观进行了梳理,并认为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身心是一体的,这本专著资料丰富,并采用了中西比较的视角。另外,张再林也注重研究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身体思想,著有《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等文。

在历史学领域,有身体器官史、疾病史、医疗史、妇女史等专门史的研究。

从学术思路来说,大都偏重于一种福柯式的话语分析的模式。杨念群的《从科学话语到国家控制》一文对晚清女子缠足由“美”变“丑”的历史进程进行了多元分析。朱晓东的《通过婚姻的治理》一文对共产党政权建立之后,通过颁布新婚姻法而对女性身体进行重新分配的一段历史作了话语分析。另外,还有应星的《身体政治与现代性问题》,余新忠的《从社会到生

命——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等论文，都体现了身体政治学的研究思路。

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学术界的身体研究较大陆起步早，主要表现在中国古代哲学和历史学的身体研究上。对中国古代哲学经典的身体研究，主要代表是杨儒宾，他著有《儒家身体观》一书，另编有论文集《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气论及身体观》，影响较大。另外，黄俊杰也著有《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的“身体政治论”》、《古代儒家政治论中的“身体隐喻思维”》等论文。近代史的身体研究较有深度和特色的是黄金麟的《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一书，他从身体的国家化、法权化、时间化和空间化四个向度对身体在近代到现代的发展、变迁进行了较具理论色彩的梳理和论述。台湾学者的这些研究对大陆各个学科的身体研究有着直接的影响。

上述各个人文学科的身体研究给文学的身体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启发。中国现代文学领域的身体视角的文学研究最初的尝试者是一批海外学者，如王德威、刘禾、陈建华、李欧梵、黄子平、唐小兵、安敏成等，这与他们在学术资源上优先受到西方理论的启发有关。尽管他们并没有明确提出诸如“身体视角”之类的概念，但是，他们的研究明显具有一种关注身体的取向。一个共同的特点是：这些海外学者都力图贯穿一种微观身体政治学的思路，即在身体这种小叙事中寻找大叙事的印迹；或者是从身体的微观叙事中寻找由于宏大叙事难以整合而曾经被舍弃的细碎的、边缘的、断裂的因素，并在詹姆逊所说的“民族寓言”的层面上理解小说中的身体和欲望的书写。这样一种思路带有明显的后现代思维特征，对于现代文学如何通过身体视角的发现而提供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范式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这种深具后现代色彩与特性的“身体”研究随后也出现在国内的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在权力控制相对明显的“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中，更容易展开一种身体形象中的话语控制的思考。

国内现当代文学的身体研究体现了各种不同的思路。总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种：从理论的层面思考文学中的身体呈现的价值和意义，身体与写作的关系、身体与语言的关系等；从文学史的角度对小说、诗歌中的身体表达进行研究；对当下文化语境中“身体写作”进行分析和批判；从女性主义的

角度对文学中的性别中的身体问题进行研究;对文学史中与身体相关的话题如日常生活、个体生命体验等话题进行身体角度的研究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研究成果列举如下:

南帆是在身体研究方面起步较早、研究成果也较多的学者,著有《身体的叙事》、《躯体修饰学:肖像与性》、《身体的文化政治学》、《抒情话语与抒情诗》等多篇有关文学身体学的文章,他往往从政治、文化、文学等多个角度谈论身体,在吸收西方理论的同时,也有很多独到的发现,特别是《抒情话语与抒情诗》一文,它从身体的角度来谈抒情文体的形成,论述了身体与诗歌节奏的关系,颇富启发性;谢有顺著有《文学身体学》一文,主要对身体和文学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在强调身体与灵魂的统一的前提下,对当下的身体写作作了进一步的反思;葛红兵与宋耕合著有《身体政治》一书,与谢有顺对身体和灵魂的双向关注不同的是,他强调身体一元,在他的文章中可以明显看到尼采的身体一元论的思想的影响;郜元宝有对鲁迅作品中的身体意识进行研究的论文《从舍身到身受——略谈鲁迅著作的身体语言》,他的研究中体现了一种自觉的身体意识,通过这一角度深化了我们对鲁迅的理解;对新时期以来的身体写作现象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的文章有陶东风的《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身体叙事的变迁及其文化意味》等文。

从文体的角度来看,现当代文学的身体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小说的研究上,其他文体的身体研究相对较少。在新诗研究方面,有于坚、谢有顺的对话《写作是身体的语言史》、张桃洲的《轻盈与涩重——新诗中的身体叙写》等文章。于坚、谢有顺主要表达了身体在场的诗歌写作的主张,张桃洲主要从新诗史的角度梳理并分析了新诗中的身体书写。

相对而言,当代文学中与“性”相关的“私人化写作”、“下半身写作”引发的有关身体问题的讨论,倒是比较常见,不过也大都是一些零碎的或批评式或随笔式的单篇论文。在当下消费主义性质的社会语境之下,关于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写作问题的会议和论文也不少:有《“身体写作与消费时代的文化症状学术讨论会”综述》(《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身体写作及其文化思考》论文系列(《求是》2004年第7期);徐肖楠、施军的《中国式身体叙事》(《文学自由谈》2008年第1期)等。